

遛弯的孩子

□山东青岛 李俊杰

宝贝已经两岁出头，最近颇为活泼，不论客厅屋外，总喜欢疾步走。很特别的是，一边跑一边还甩搭两条小胳膊，好像遛弯一般，令人忍俊不禁。

因属牛，常唤其牛总，每次唤他，都来者不拒，很有派头。特别在水足饭饱时，总喜欢倚靠沙发抱枕看动画片，姿势很是悠闲。近来有点儿奇怪，牛总胃口很是特别，端来红焖大虾、猪头肉、炖排骨不吃，蔬菜也很少吃，偏偏爱吃些小零嘴，像薯片、水果类，简直是停不下来。

为了调剂营养，我们就将虾与肉做成泥，混到粥类送入口中。没喝两口，就让牛总给抓包了，于是又是一场拉锯战。想来，也有天热的缘故吧。

虽养成特别的胃口，但另一项技能开发令人始料不及，就是特别爱冒险。从客厅的围栏，一直到床头的高围栏，牛总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全然看自个儿心情。于是乎，不敢松懈半分，只因除了爬围栏，

他还有搬小板凳垫脚高空取物的技能。

被开发了这些技能，一刻不得闲。想之前，跟他人分享养娃心得，别人说不会翻身已经很幸福，此刻顿时秒懂。毕竟哪里都能去，这才最费神，只因稍一松神，就容易磕碰，让人分身乏术。

或许宅家闷得慌，每次带着牛总出门，他都很是兴奋。特别是，刚出楼道门就甩开膀子，遛弯式地疾走，那架势好像踩着个风火轮，只有快跑才能撵得上。与在家时不时吼两嗓不同，牛总在外特别安静，两眼四周不停地看，好像到处都是新奇事。

有天带他到附近遛弯，到了一处空旷的写字楼广场，牛总推着婴儿车，早已举步生风，一溜烟走得老远，得用跑的才追得上。本以为有大人的优势，且好几次，牛总冷不丁一个急转弯，差点儿被晃倒，果然初生牛犊不怕虎，是真牛！

牛总很喜欢看海，闲暇时几次

带他去海边，他跑跑停停，享受海风的轻抚，一脸惬意，且不时咯咯地笑，瞧样子很是满足。停下时，牛总望着远方，好像诗人望景生情，一副吟诗作赋的派头。“咔嚓”牛总又有了一张满分的表情包。

想来，牛总是海的孩子。每次看海，都会多看一会儿，还拽着离海再近一些。只因那海的味道，能唤起他忧郁的眼神；那清爽的海风，能沁入他稚嫩的心脾。甚至，那蔚蓝的海面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也能泛起他心中的涟漪，在无忧无虑中，缓缓地睡去。

在看海之余，与牛总会到临海的餐厅就餐，一番特色美食，总能让牛总胃口大开。倘若说，宅家会让牛总变得调皮，好似一杯烧热的水，那么，海边会让他变得安静，仿佛一些冷空气，让水归于平静。

于是乎，每次遛弯回来在洗澡时，总会让牛总多玩会儿。瞧着泛起水花的样子，他总会笑出声来，那是真正的快乐！

登报结婚

□南京 吴瑕

时下又是结婚的旺季，看看婚礼现场，我感觉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结婚都是要脱层皮的。

9月中旬，去乡村参加女孩出嫁的婚礼。乡下办婚礼直接出钱请婚庆服务一条龙。一辆大卡车带着桌椅、火炉和食材，连自动麻将桌都带着，两个奶奶负责传菜洗碗，厨师负责做正餐，就在院子里搭起遮阳棚摆上10桌酒席宴请来宾。

一桌18个菜，10人一桌，全是鸡鸭鱼肉组成的硬菜。婚礼当天下午，新郎家联系大巴把女方家的亲友接到城里新郎家附近的婚庆公司吃大餐、见证婚礼。有司仪主持婚礼，有PPT播放新人爱的故事，每一个项目由司仪指挥摄像师拍照。花费多少？知情人士说至少10万，还不包括彩礼和婚房。

乡村嫁姑娘不用请帖，直接打电话通知，城里结婚花费更多。朋友的女儿结婚请亲友用上了电子小程序婚帖，在城里八年前我就收到过，提前看到了不大熟的新娘，还能留下祝福。帖上信息很齐全，

婚庆公司的位置、新人的婚誓、婚纱照、新人的爱情宣言，晚宴一桌3299元，这样一看，都忍不住私下打听礼金了。

也有新人不屑这套，直接旅游结婚，在报纸上登一则新事。翻看报纸，南京最近多家报纸都开设了家有喜事栏，扫码交钱填写新郎新娘的名字、登记时间和婚誓，上传一张婚纱照就可以了。

说起登报结婚，最早的是《申报》《大公报》开先河。当时的婚事广告还分类的，有结婚、订婚、征婚。征婚启事从创报起就开始出现，当时的上海，西方移民带来了新的西式婚姻理论。知识分子带头破旧，报纸成为对传统婚俗变革的重要阵地。

看看时下，能反对传统结婚仪式的人很少。彩礼、婚房、酒宴，一样不能少，婚房靠婚后还贷就压得新人连要孩子都得从长计议。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人结婚虽不需要婚房，也要掏空积蓄。杀一头肥猪，送一半到女方家，买8套衣

服，买100份喜糖给女方家送亲友，结婚当天穿的行头都是买最贵的。重头戏是办酒，花钱请一个厨师，一个人帮厨，一个专门做饭，材料由主家买。一桌8个人，乡村人结婚都是全家上席，即使亲戚少，也得8桌。收的礼金很少，邻居们随10元，亲戚随100元。结过婚，家里积蓄全无，礼金都是要还回去的。

五年前，侄儿结婚，10万元礼，省城的一套全款房子、一辆车子，办酒就花了4万多。小镇上的礼仪风俗多，婚礼前一天所有的来宾到场，吃酒打牌，安置住处，哥哥天天忙到半夜。结婚当天，婚车12台，新媳妇进门要拜堂成礼，亲友坐在八仙桌两边，哥哥和嫂子坐主位。新人在主位对面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后，新人给父母敬茶，哥哥给大红包儿媳妇就算礼成了，哥哥自嘲说当公公辛苦受罪。

个人认为在报纸上登结婚广告，去掉那些繁文缛节，是再合适不过的爱情宣言，对新人、对家庭，也对社会。

养的年轻人。

这时晚上9点多了，年轻人不住看时间，又朝窗外看，窗外黑黝黝一片，除了零星的路灯什么也瞧不见。年轻人却越发显得心神不宁，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我倍感诧异，又不好多问，只好闭起眼睛假寐。就在这时眼睛余光看到年轻人绷直身体，眼睛直勾勾盯着外面看，样子怪异至极。我注意到别的旅客也把他这样子瞧在眼里，我们忍不住悄悄对视，彼此的眼神都有点紧张。

忽然年轻人嘴里低低“啊”了一声，把额头、鼻子死死贴在车窗玻璃上，再把手电筒抵在玻璃上，擦亮。我们朝外看去，外面依旧什么也没有，不对，我看到外面不远处同样有一星红光，一闪而过，像

流星，划过一道淡淡的红痕。

高铁呼啸，年轻人脸贴着玻璃，朝后看着，眼神痴迷。过了好久关了手电筒，趴在小桌上，一动不动。我终于忍不住了，小声说：“年轻人，发生什么事了？需要帮忙吗？”年轻人趴着的肩头一抖，像是美梦给人扰了，抬起头，眼睛稍稍有点红，脸上露出一丝感激来，说：“我没事的，刚才见着了我妈。”

大伙热切瞧着他，用目光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年轻人又说：“因为工作繁忙我都两年没回家了，这次出差路过家，可是没空下车。高铁经过我家北边是晚上9点45分，我跟我妈说好，让我妈准时赶到高铁道旁，到时候我们用手电筒互相照一下，这样，我们娘儿俩就算见过一面了……”

两棵哲学树

□常熟 马雪芳

我的工作室在学校行政楼三楼。拉开后窗，可以看到下面有两棵一样的树，可惜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这是两棵有中号碗口粗的树，暗红色的树皮。树干笔直，往上长到两米处的地方分出九个十个枝丫，枝丫上密密层层地长满了狭长的绿叶，比杨梅树的叶子要宽阔得多。枝丫上一直有八九只肥胖的黑色的鸟儿在欢快地跳跃，叶子就一处一处地抖动。阳光照耀在叶子上，每片叶子上就有一个亮点，耀人的眼目。但亮点强度不是很高，这使得本来碧绿的叶子变得更加油绿、生动，双眼看着非常舒适。

我从春天的中期开始，几乎每天要走向后窗四五次，观望这两棵树。如果这两棵树也像我们人一样有思想的话，我想，我们肯定是顶级的朋友了。到了10月，我发现原来精神抖擞、生机勃勃的这两棵树的叶子却渐渐在褪色了，淡了，更淡了。到了11月初，叶子呈浅灰色了，有的甚至在往下掉了。一阵西风吹过，叶子窸窸窣窣地似蝴蝶一样飘落地面。而边上一些另外品种的树，枝丫上多多少少还有些叶子，虽然不是很碧绿了。

今天我刚到车棚里停好车子，特意去看看这两棵树，发现树

上连一片叶子也没有了。几个高年级的打扫包干区的学生看我在观看这两棵光秃秃的树，其中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好奇地问：“马校长，这树叶子也没有了，有什么好看的？”我笑着回答：“这两棵树是我种的，当时只有竹子那样粗，20年过去，它们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真的吗？”胖男孩有点不信。“真的！你们也要像这两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哦！”“好，好，好！”胖男孩与我挥挥手，带领其他同学去别处扫地了。

回到工作室，我提笔就记这两棵树。这两棵树真的是2003年种下的，不过是花木公司的工人来种的，种下的时候还是两个小不点儿。过去的20年，没有人为这两棵树施过肥，没有人为这两棵树捉过虫，它们就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春天长出绿叶，同时慢慢长粗一点树干，一到冬天树叶褪尽。年年如此。

定定望着这中号碗口粗暗红色的两根树干，我终于悟到了这两棵树一到初冬就褪尽叶子的秘密——冬天一到，反正没人来观赏树叶了，就赶紧放下，却是为了来年更好的收获——树干粗壮了，叶子不就更茂盛了吗？适时地退，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地进！

哦，原来这是两棵了不起的“哲学树”啊！

修电动车的老人

□河北赞皇 吕瑞杭

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位修电动车的老人。一辆电动三轮车就承载着他的全部家当。每天早饭后，他就把三轮车停在路边的一棵梧桐树下，将三轮车上的修理工具卸下来，等顾客上门。

老人60多岁，衣着简朴，爱戴一顶草帽，一双大手总是黑乎乎的，粗糙得像老树皮。每次有人前来，总是一副笑脸相迎的样子。那次，我去给电动车充气，他利索地取出高压打气筒，还要帮我打气。我说，我自己就行。充完气，我给老人付钱。他却摇摇头说，免费！

在别的地方，我曾有过类似的尴尬，本以为充气是免费的，等我充完气，老板要收五毛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就付钱走人。

与老人闲聊中得知，老人的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他自己感觉身体还行，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便出来修车。说话间，有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孩儿推着电动车前来补胎，看样子，女孩子已经推得很远，累得满头是汗。我估计老人修车要使用打气筒，便赶紧递了过去。他说不用。原来离他更近的工具箱旁边还躺着一个高压打气筒。老人一边修车一边说：“需要补气的人一般都挺着急，所以多备个打气筒，要让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服务。”

给女孩修完车的瞬间，老人摘下草帽扇扇风，准备休息一会儿。

突然，他的电话响起，那一头声音挺大：“喂，我的车坏在半路上了，在医院门口，你能过来给修车吗？”我心里琢磨，这一定是一位熟人，要不怎么知道修车人的电话。医院离这里四五里路，给老人出难题了。

没想到老人痛快地回答：“好的，你靠边吧，我一会儿就到。”老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合上他的工具箱。

我好奇地问：“顾客怎么知道你的电话？”没等他回答，答案就自己跳了出来。他合上工具箱的时候，箱门上一行红色的字体格外醒目：“流动补胎，电话：187xxxxxx8”。老人乐呵呵地指给我看。

我问：“这样的服务多收费吗？”他坐在电动车上，笑着对我说：“不能多收费，出门在外，谁保证不遇到急事。”

这时，又过来一位修车的男子。他看到老人准备“出诊”，便坐下来等。我们闲聊中得知，男子是老人的邻居。他说老人的孩子们都在南方成家，老伴卧病在床，他每天管好老伴后，才能出门修车。老两口原来靠捡废品供养两个大学生，现在孩子们都毕业工作了，他对孩子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老人骑着电动车走远了，工具箱门上那一行红色的字体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青石街

1080号

NEW SUPPLEMENT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

奇怪的旅客

□无锡 童树梅

这是高铁二等舱，我看到一个奇怪的年轻人。

夜色越来越厚，高铁飞一般奔驰着。那年轻人靠窗而坐，从包里掏出一只手电筒，虽说手电筒的样式很时尚，但毕竟是件过时的“家用电器”，一个年轻人带着这样一个东西，无论怎么说都有点奇怪。

年轻人又翻出一块红绸布，蒙上手电筒的头部，再用一根橡皮筋绑好。他手有点抖，劲用大了，“啪”的一声，也不知他叽咕什么，估计是骂自个笨，然后又找出一根橡皮筋，这回牢牢绑好了，再摁亮，手电筒射出一束红光，年轻人眼内露出满意的神色来。光是朝地面射的，这么做是怕惊扰别人，这是个有修